

咏物志

一方澄泥砚

蔡华先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方砚台——一方澄泥砚。那是前些日子，女儿去婆婆家，亲家让她给我的一件礼物。砚台呈紫红色，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惠东存的作品，非常美好的连年有余造型。

其实，不止我喜欢砚台。“文人之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中国独有的文化神器，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古有“以文为业砚为田”之说，文人墨客均将砚台视为知己好友，而且古人还曾用砚来喻德，用一句谚语来形容：“砚田有谷，耕之有福。”宋朝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所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索取，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

砚台在文人心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所以藏砚、赏砚、赠砚、铭砚之风一直盛行不断。

历史上与砚台有关的故事也有不少，其中有一个是苏轼铭砚教子。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长子苏迈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尉。分别之际，苏轼将一方石砚赠予苏迈，并于砚底铭诗一首：“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期望他善始善终，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官。

那么，砚从何来呢？中国最早出现“砚”字的典籍，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砚者，研也。”一字说尽砚的根本属性和功能——砚，就是用来研墨的。关于这一点，苏轼的论述最为精到：“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

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掘出土了战国至秦代时期的石砚、砚石和呈圆柱状的墨块，砚面和砚石都有使用过的墨痕，被专家认为是最早的书写砚与人造墨。从那以后，砚台开始不断发展，材质多种多样，汉代的砚所取材料已十分丰富，有石砚、陶砚、瓦当砚、漆砚、铜砚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砚较为盛行，伴随着制瓷业的兴起，出现了一种新的品种——瓷砚。

砚台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由于书画艺术的不断发展，对文房用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一些制砚名家四处寻找更好的制砚材质，制砚技术也不断地提高。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进行砚台制作。其中采用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的砚台，被分别称作端砚、歙砚、洮砚。史书将端、歙、洮砚称作三大名砚。清末，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

在这四大名砚中，端、歙、洮砚均为石砚，由石雕刻而成，而澄泥

砚，是唯一由河泥烧制而成的砚台。

以石制砚，已属不易。以泥烧砚，更是一绝。澄泥砚就是一个土与火的传奇。

澄泥砚产于山西。它始于汉，盛于唐宋，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对于澄泥砚的地位，宋人《砚谱》赞曰：“唐人品研澄泥砚以为第一。”

澄泥砚是以沉淀千年的黄河澄泥为原料，它取之于水而成之于火。

想要做成一方澄泥砚，原料的来源就不简单。对于澄泥砚的制作，南唐杨泊所著《贾氏谈录》中记载了古时如何取泥：“绛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澄泥砚的取泥方法十分讲究，是把缝制的绢袋放于河中，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等待，水流将黏土细粒充满囊中后取出。

要想让来自河中的澄泥成为贵如黄金的成品，还必须经过烈火的考验。经煅烧后，其质地细腻，犹如婴儿皮肤一般，而且贮水不涸，历寒不冰，发墨而不损毫。

由于原料及烧制火候、时间的不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澄泥砚可谓品色多样、绚丽多彩。清代朱栋所著的古玩专著《砚小史》中是这样对其进行等级分类的：“澄泥之最上者为鳝鱼黄，其次为绿豆沙，又次为玫瑰紫……然不若朱砂澄泥之尤妙。”

极尽工序之繁复，经历一番土与火的淬炼，泥土的“柔”终于化作砚台的“刚”，澄泥砚质地耐磨，观若碧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历寒不冰，呵气可研，不伤笔，不损毫，备受历代帝王、文人雅士所推崇，唐宋皆为贡品。

要想得到一方好的澄泥砚并不容易，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能不提。在四大名砚中，端砚、歙砚、洮砚都以产地命名，唯有澄泥砚是以制作工艺命名的砚种。

按理说，砚台入窑焙烧，是制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但澄泥砚偏偏是以制作工艺中的第一步取泥中的一个动作命名，可谓是千淘万洗方为澄。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澄泥砚的制作工序十分精细繁杂。古时候，工匠们要先到黄河沿岸采泥，将采来的泥料淘洗后放入绢袋之中，对泥料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绢袋在空中不断地晃动，最有价值的泥料便留在了绢袋中，再将绢袋抛入河中，继续受河水冲洗。如此，两三年之后，绢袋中的泥沙越来越细。对泥料不断筛选的过程，被人们称为“澄泥”。

真正的澄泥砚，原来是经历了水与火的双重洗礼。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到明末清初时，澄泥砚的制作工艺就已失传，绛州澄泥砚的生产出现了一个近三百年的断档。

澄泥砚选材有特殊要求，制作工艺又极其繁琐、复杂，一旦失传，“复活”极为不易。乾隆自诩风雅、酷爱收藏，在其钦定的《西清砚谱》中所载二百余方古砚中，澄泥砚就有五十一方。据传乾隆曾下令制作澄泥砚，以其皇帝之尊、举国之力，最后也不了了之。成功“复活”澄泥砚之难度，由此可以想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三路人马相继成功“复活”澄泥砚，分别是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徐文达团队研制的“徐氏澄泥砚”、新绛县博物馆蔺永茂研制的“绛州澄泥砚”、定襄惠东存研制的“惠氏澄泥砚”。在这三路人马中，徐文达老先生为三晋文化大家，新绛蔺永茂占有“地利”，而惠东存只是一个会石雕的农民。

我手中的这方澄泥砚，就出自被誉为“当代砚魁”的惠东存之手。

听亲家介绍，1983年的一天，惠东存遇见多时不见的师兄。师兄当年曾与惠东存一起在石刻工艺厂雕砚，两人朝夕相处，结为莫逆。后来，师兄被调到山西省博物馆工作，颇受馆长徐文达赏识，与徐文达共同研发、恢复澄泥砚的制作技艺。这次见面，师兄说，他们试制的澄泥砚已获成功并注册了专利，具体做法却没有透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惠东存觉得，自己就是做砚的，人家能做出来，为啥自己不试一试呢？与师兄的这次偶然相逢，激发了惠东存试制澄泥砚的决心。

1984年，惠东存回到定襄创办河边传统雕刻工艺厂，一门心思致力于“复活”澄泥砚。

历经艰辛，澄泥砚终于再获新生。在2000年第八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上，“惠氏澄泥砚”获颁《中国十大名砚》证书。

每天看着案头的这方澄泥砚，我心中暗想，这方澄泥砚的诞生肯定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就如冰心的一首诗所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很多时候，世人只看到表面的光辉荣耀，却不知其中蕴藏的诸多辛酸。

这方澄泥砚，的确来之不易，跨越山山水水，从山西到山东，是一番人间情意。我，须珍惜。

这方澄泥砚，的确来之不易，历经水的洗礼、火的淬炼，完成了从泥到砚的华丽转身。我，须好好品味。

这方澄泥砚，的确来之不易，经历千年，又浴火重生，贮藏了多少艰辛与坚韧不拔，凝聚了多少成功哲理。我，须天天警醒自己。

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说：“砚为文房最要之具。”

这方澄泥砚，摆在我的案头，该有多少意味在其中……

诗歌港

春水盈盈

谢书梅

春天很轻，像三月初飘落的雪
千里奔袭而来
却徘徊在一米阳光之外
青涩、嫩黄与草木同行

绿意挤进眸子，日子又暖了一寸
青绿之上，鸟鸣点染一段光阴
高过山墙的连翘，让月色矮了几分

梅花俯身在尘埃深处
酝酿一场花事
像极了我想你的样子
在春水盈盈里，思念生根

时光在日月里穿行

林基强

时光在日月里穿行
湖面吹过轻柔的晚风
星星在水底点亮游动的灯
萤火虫飞翔着缤纷的梦
骑着竹马奔向未来的城
天边飘动着无限的憧憬

时光在日月里穿行
云在山间架起五彩的虹
阵阵松涛奏响山神的芦笙
清澈的溪水披着爱的青苔
长腿的鹭鹭与短脚的野雉谈起了情
遥远的山那边传来南屏的晚钟

时光在日月里穿行
戈壁深处浮动着朦胧的蜃景
驼铃的叮咚划破夜的幽冥
骆驼刺上的露水打湿了远去的身影
晶莹的天幕挂起拂晓的星
穿破云霄传来一串悠扬的琴声

时光在日月里穿行
不老的是我一往情深
远方无限的风景区
邀我做不停地远征
远征远征
永无停止地远行

悟

林启东

花开了
再也回不到从前
叶子茂盛了
在等待谢幕

你在秋天里
播种春天的风景
你在流水中
细说满天繁星

走在花红柳绿的路上
回头看
年华已黯然
站在挂着记忆的梧桐树下
悠扬的钟声在庭院响起
又悄然地落下

风掠过缘分的发梢
夹杂着苹果和李子的浓香
炊烟落地了
还是饭菜的味道
捧起一片落叶
放眼望去
收获了满满的一地真情